蒿庵閒話

余藏蒿庵閒話凡三種一李南澗刻本一信芳閣活字本一山東書局刻本其真合齋磁版蒿庵閒話之最初印本僅見李南澗及蔣因培跋語當時周林汲藏有此書南澗從而鈔刻者非難見之本則今亦罕鈔矣以屢存之泰未業有真合齋磁版每字之有相合者雖皆吻合常用字人之字等詞句之體略從一範鑄成排以用之一破損之活字版也活字版非鉛字始此余見之於李漢章譯皇朝事實類苑者

有膠泥活字版見於王氏農書者有瓦活字版泥而燒鍛墨今而製法古異錫活字版木活字版明代盛行銅活字版亦
有用銅製者清刻銅製木製不一從無用磁製者
真合齋主人無從致其姓氏萬庵先生跋于康熙十六
年十二月南澗鈔書在乾隆三十五年據萬庵自撰
墓志生前並未刊行此本排印當在先生身後李
鈞氏書以前康熙與乾隆九十二年之間所謂真合
齋者亦在是時矣真合二字疑取磁石引針之義借

真合齋當時未必獨范磁版耳即是書亦或兼及他
種其製字排印之法當爲銅版若全膠泥木字皆用
雕刻此則斷爲范鑄今人董翟未謂磁質未必數
釉々則基質疑用窰坯落火爲之又翟而上墨也若
如翟未所說亦當名之爲磁版徒艷有磁印明清之
北余所舉寺字印即近世所製旋米旋墨固無疑矣
此本間有數處漫漶其間餘皆清晰圓潤若可坯
質之麤而薄墨無由潤圓其爲敷釉之磁更無可疑

蕭庵先生所著古書屋儀禮鄭注句讀叢小顏氏家

鈔一本振山司祁縣專事錄之洞藏及夏小正傳注奇 摸

振家塾（見自跋 義認） 從未深入他者故真合齋主亦必為書人

服膺先生學行得我近覓和上板其製版之所或在博

山一輩以吾來只有博山業磁能製此板也姓氏津涉事

隨莫傳古來未創行述之真合齋者千方概見要之其

書齋可稱創磁板之第一部本活板本學者所未見

未聞可補葉氏書林清話之闕者也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又兩日拜行記于大明湖畔之

唐廬　日照王獻唐

次年二月淄川路大慕過訪以淄博接壤屬為訪之越一月寄二冊來紙色人度楷鈔裝潢一一悉符也此書之下部也趙律叟斜急求會合冥冥中若有神助今日大慕送青島未言章邱李氏書存閏叢書於其最後中檢得此冊及明人致李中麓子翰卷子蓋中麓之生後裔也歷次為作合而李氏為姻戚著述手稿及叢家書籍了群其家身後盡為刊行今五南山房輯使書原版及李刻古書尚存家中惟衆又群山東圖書館矣大慕風雅嗜古慕拉鄉賢文獻如此人不能求此書亦不能以是相托也去後讀識於此用存高誼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燈下獻唐再書

歷城周永年藉書園雅書手録此書先生見五面山房雅書傳録並郵寄南澗居士所見本後又轉入李氏郘蓋有雅書傳録本全無從稽攷容覓足本查之

是夜雖前身次令年若勢教注底可是篇僭罵以付下石雨娛樓劉丰農重赴曲阜觀樂邀余前注以游著辞之至引為在半年辨之十之

須揀五面山房雅書傳録有此書下注濟陽刻本濟陽本未見他書亦不載又雅書傳要求之仍疑此可馬氏原書或即所謂汴陽本那事陽之百數年逆存山在之不能明其大處究之為幾更當何人

八月廿六日揀舊舟成今日復抹擇極刻亦甚不能明此事鵝言之是

蒿菴閒話卷之一

濟陽張爾岐輯　　真合齋校正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蹠肋間得少味不必肥胾大臠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爲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夏五月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為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彖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為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彖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為彖為象為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彖象之翼加一傳字附

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爲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玄王弼更合彖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即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

彖上傳彖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為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彖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脩大全以程傳本為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為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

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係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爲篇則謂諸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

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訛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為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僞日雜人之聰明亦淺不逮古文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

周公之辭又不能盡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
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
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
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
凶可推知也此時為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
欲為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為亦認作吉若先不欲
為卦辭雖明說當為亦認作凶若去其私慮已以聽
何不逮古人之有

渙渙其机机即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仝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朹爲俗本所誤也

莧陸夬夬本義云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以爲一物者則云莧陸一名商陸前所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莧與鱉臛同食成鱉瘕雜和鱉肉同罨藏之信宿化爲鱉左道剗章陸根爲人形咒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文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擣末服

之既思念所欲會印於眼中自見二物真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亦久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為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以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為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為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尚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却二于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

溱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敘之辭一語不如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做頓

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據曾毋校杼其為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筬為之密如篦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為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閑唯恐不至他如勤征伐急聚斂鰓鰓過計自謂遠猷

嗟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揆覆墜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麻沐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而無正責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為怒其切齒之言身攖小人之忌而不顧忌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為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忌其身謀並欲人之忌其身謀者也嗚乎秉

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即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粱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穤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之為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

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唯不粘為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壯土恒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長帶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杭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為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略住與其為人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宰予晝寢章兩與字並相類註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

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区以者字
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
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佪擬議之辭當略讀
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即其釋
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
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
為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
曰其為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

曰四句皆古語其寔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
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
而人安其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
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
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
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
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為一事重在無出鄉
第二句以下自為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

井乃嘆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爲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功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近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

也四字為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
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無物
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
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
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
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耶柳

荒徼之人別有師授耶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遼史載
神速姑解蚝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
家蓋其所為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
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為牧師又
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即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
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為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
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觶自

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衆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爲上者只是一人舉觶爲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爲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尚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

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日行不由赤

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
杪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
較之黃道尚縮一分三十九杪較赤道則縮一分五
十杪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
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即為冬至日在赤
道北二十四度即為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
歲冬至日之所在尚縮數杪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
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
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内轉二語可稱簡妙

閏月定四時註初學咸苦難讀略為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幾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

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除之得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尚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為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
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
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
則氣極寒而為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為夏至
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
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
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
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

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筭之便寔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為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辨正蒙閏餘章却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曰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

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　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詎為長也

趙宣子因叔向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乎受其惠而與之為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也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階

之叔向寧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為所制
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為内熱惑蠱之疾
以女為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
生氣所聚故為陽物情焰内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
䕋為内熱内熱所焚智水自竭蕪昵日孳志敗神奪
此惑蠱所由来也以為晦時之咎則鑿説也
太極圖或以為得之陳希儀或以為得之僧宗元此
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辯其誣不知

此圖即信得自三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已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練氣方欲絶棄聖知搥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静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兹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

孤為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輟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手洒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因首聽處分時廻想柴桑老人倚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纁袡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無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止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綴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傅占衡作洞簫子

傳述簫二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徃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陶嘗病王子漁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今如命又每言振之瀾呂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弆以為榮古人徃來書疏倒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必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東為報耳昔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

與之謂必存録安輙題後答之其以為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氊綾囊盛之

寸楮往来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為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輙行尺牘

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

短而械之費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沿易不改觀李
氏此言知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
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亦諷耳比使至
賜晏歷覲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
誤以此語為真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彈其奸落平章
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為知制誥章貴辭云三星
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

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為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為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詈之以為趍炎附熱之左證者即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為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為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傷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寔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為朝為禺為中為晡為夕夜則為甲為乙為丙為丁為戊日入後即為甲夜之分然尚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矄

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尚屬戌夜之分五夜分限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霾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潔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揄視但空稃唯近人居若林木下者適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煖林木下得蔭蔽遮旁壓垒滲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知田間熅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

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曆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曆日其與舊曆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遲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介僧一行正曆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扶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

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曆注云百刻寔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六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曆蓋以每時八刻

起算而畧其小刻也李振之云减去餘分以便起算欽天監中作曆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娵訾之類大統曆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曆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旋駭人耳目者觜移參之後予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觜宿距星漢落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宗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

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茍為異也曆之為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更間即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来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罷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婺阜成門外劉侗

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寔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為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携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敎佛氏差為平寔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生專以闢佛為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語

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為耶蘇教會若男女猥雜然與白蓮無為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為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曆象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蘇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勇往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

雖妹皆乾父坤毋而爲之于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

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

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篚

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

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

牧豬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擩潔器具羃酒醴

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

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

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

為德馨怨恫之聲即為腥聞諸吏之浚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犧牷粢盛而食者也利民固觧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謂出力獻力賦税是也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

藏內庫此即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
趙緣督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革
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為便巧如渾蓋通憲簡平儀測
倒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顧可辨
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
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
字線此直線即天頂也橫線即地平也此線以上為
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閒
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

時只刻一停九十次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必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剷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務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即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為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曆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即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記云。德公

三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秦德公爲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即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臘鐵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失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泛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

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做以為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尚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凡祭禰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忌祭不勝三代

詠遠之感。

沈龍江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講檯卓上、覆以席巾、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却僭分。今擬止設齋菜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為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為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霜露之感、其痛切沈至、直通幽冥、真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所

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録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綿衍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温熱凉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殽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寔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餳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爲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曆末内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啟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木出金牌之先京師緇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内言

之　注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忠猶罵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

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

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伏刀立超顧坐席不

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

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

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

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

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書言景物略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真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歲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聖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

處四十里至天門郭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
里三百步山東按察司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
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
之其法用竪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
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
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竪竿
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
於是以竪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為
壹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

竿出端以至竪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
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
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
十格每量一丈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
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填完一葉則是
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
應盛州守韓委巡簡張嘉彰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
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廻曲折皆在其中
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

尺七寸抵高數外寔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寔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勾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朦朧之說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輒取食之以為[illegible]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

豎難引繩貫之通索猪首不可得潛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近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王故樂不用羽即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尚黃當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為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為首則宮音矣

集禮本奉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此漢家自謂堯後
火德旗幟皆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
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
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
明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為黃
鍾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
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為黃鐘益六分而為大呂
[illegible]寸乃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為蕤賓蕤賓損六分

而爲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爲應鐘者李文利黃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爲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爲黃鐘者王邦直也至瞿九思則又概斥其說以黃鐘爲九寸而損益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爲稽之曆數驗之晷影無不合符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爲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鍾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八寸

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鍾六寸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夾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夾鐘六寸六分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夷則七寸二分

南呂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鍾四寸五分

瞿九思

黄鍾九寸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夾鍾七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寔名儒碩輔往往輩出

國治民風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驟浸淫至天啟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庶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里詞諺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寔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烝陽者近二百

年一旦以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為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廓

明修永樂大典以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真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已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己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

不可及已

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欵外用墨欄週界界內上端横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為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横墨線界為兩方上方横書壹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為花文欄界內横書壹貫兩

大字字下亦爲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横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工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即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横即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倣紙爲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巻及毀䟽紙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絕再變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寔便之故泉與刀為廢按泉字篆文　古錢狭長之形似之刀絕則形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圜法則以圜函方即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莽好傚盃古人疑古布制如此而莽倣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盃子廛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

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玄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爲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

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為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為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即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為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齎券入

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㳂法寔便公私
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
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寔錢則鈔
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
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為之主或請官粟或與私藏
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
元履借穀于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與
私穀四千斛為之其法夏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

息什二小侵弛其半大侵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
毋則息可遂損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弊
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惟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
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司其斂散為長吏及鄉先生者
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真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
詳盡萬曆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糴之法以
故穀價不至太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
入市民潛持鏹入兴商家倍直求之斗米纍增至銀

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盖官粟在市平糶
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高至者日衆
穀價將自平。亦無事于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
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壠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
殣、耕者曰、官粥之、殍當累累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
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斃、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
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罄。不沾一
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罄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虚。熱粥

下咽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飲撈粥為恤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菜、一人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搏食先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怔羸氣息雖屬而盡期可

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
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為兵恐其去為盜也
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
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
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倣井田之法為之
稿斂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
而又野無失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
從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慱而耕率六七人曳一犂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耬子其制似耬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蒔土恨淺耳漢趙過為搜粟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傭輓犂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輓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

之踏犂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 海防議云廣中所産鰾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
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爲防牌鉛
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衛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
猊鎧法用透骨草五筋籠蒻子三筋清水百筋煮二
百沸去柤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筋朴硝三筋番
硇半筋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内封錫同煮令烊如飴
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爲標兼魚鱗之形乘軟穿小
孔鉄絲仍綴成甲此亦廣中鰾膠之類

桓臺王大司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屬
尾焦可厭火炎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臥其上遂
足軟不能起或云着濕黍穰戌骨敷病者甚多不皆
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
則無項威骨一此骨在髏前左洞骨一右棚骨一二
骨在鳩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
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臆說

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尚得為具體耶

有市醫以滚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出前藥對衆颺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殺人殆夭命耳不信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蒸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髮痘後虛損其人自以為風服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洒人服滚痰丸以為快亦大輕易矣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穫亦然時王兪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啟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 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啜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輒露聲光逢其畏忌

至於黨禍大起邦國殄瘁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廟時以　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俟跨蹇去乃返即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曆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衆疑少年某所為執而訊之即誣服已以當死移讞臬司矣復獲殺人者左右言前既以

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然恐以失聽獲譴不細先生曰奈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者銜冤就死地為速具移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真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為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

樂陵張念山先生濮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遷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廣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

王命之所聞前輩處過如此真不愧古人

茉陽雒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𦵏嫂翁至濟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邀時會第不如泰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取辦臨時者也

濮州秉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福建某衞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叢

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子尚未髡髮兵誅曹執而殺之

蘇壯　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　部尚書張某同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揩以死殉持刺遍辟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官雖卑亦官也况世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偽權

寺車至濟南官同出迎李開胸齊問故拊牀大慟而
絶 [illegible]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庠以明教庠
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
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今
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氣強所不能苦其思
索以損其氣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為學舍左右
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寔長者二
人率但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

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禮圖曰接子禮曰
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
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
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
學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難脫又次為句讀堂
內揭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
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文義約之入
身又次為書算堂揭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
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丈尺名數授之又次為聽

樂堂內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會鼙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會鼙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蹤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

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即行合巹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東省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蚤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跪拜非古于文定公筆塵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婦人拜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氏云婦人

以肅拜爲正凶事以手拜耳又云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觀此則婦人肅拜之外自有手拜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吉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入朝賀行四拜皆下手文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拜之文已参用近法矣

典籍既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爲豚主奴汙附不僅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矣[illegible]西子五穀也人待之以爲生不可一日無者

也傳註疏辭藻茹薀畧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爽口性理通鑑穀核也穀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為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為儒家言者穀核之待烹飪撰攢者也詩賦辭說茗香也備之足以快意糜之未為甚闕書義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遠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糜日失性雜家及二氏藥餌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殺人若夫幻怪淫艷之書興妖導慾與惡敗俗則鴆毒耳糞穢耳豈堪

近人

王荆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觧荆公喜紛更而反好勝與無為不争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上之似當時好尚如此李彥平遺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觧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為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談笑嘗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輧以為門户生色不知適納

敢闢耳使瞿曇老子之宮金鑄惠卿而嚴事之人深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為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必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無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園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為勝於一死生

餅外膠皆[illegible]倚[illegible]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

不然必心難之矣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旦臨終遺命髡首披緇

近日鍾惺臨終亦命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

之過

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

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叙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

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挈妻

兩避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攷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孫華帝君傳云韓湘亂筆自敘乃直餘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磨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器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校督學廣

[illegible]取衣焚之餘碎之 [illegible]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戊禱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茂始讀戊為武温嗜敘並諱其嫌耳琅琊代醉編云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朱温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温父名誠不名成曾祖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孟子五伯章註歸于好好去聲韋好好惡之類方如

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註云
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鄒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
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
耐的令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輩
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在不
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
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骨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
富貴窮亦枉受窮心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

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兎罝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郟令復為老泉具衣冠葬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葬蜀子瞻卒

常州甲申鄭賊剪其墓中古柘三百餘本

莘縣周衛地衛宣公殺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即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析其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為莘縣。唐復置莘州復為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為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為魏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為天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賁其子病賁刲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吾濟按

庚爲予刺血寫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遷七夕設摩㬋羅嘗疑摩㬋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欄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即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或曰化生摩㬋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爲生子之祥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綵爲安人

彩塗朱施粉衣青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姻家
酒殽果餌繼至至則褰媼童妪焚香家祝繼以笑弄
名之曰摩侯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䧟止爲女人形
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
君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
令曆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
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鄭平
馬續所爲繹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

而多至二百六十卷視晉為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隱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禾疑為陶夫婦世俗作藍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歐陽為之銘蘇頲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為之銘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

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其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廻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寔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旣明雖觀其書亦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

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蹊于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之法學古文者多觀之皆取其法不可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已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盖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

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
為二

參同契句讀二則。管括微密闓舒布寶要道魁柄
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
四七乖戾誃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
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闓舒則能布寶者是
要道之魁柄統化綱之紐也若爻象一動乎內吉
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為錯為順應時而感

動與二十八宿之亙相乖戾診離俯仰之不同統
默運于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
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
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
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
真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虗無則此心或存
或亡不至有昧而虗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凝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已之樞轄動靜不掐竅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允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三者旣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正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横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
者斯乃爲巳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竆之期
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内榮衛于坎耳則
返聽而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
濛三者旣關鍵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處空房
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
以爲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

綣棧寢寐也則惟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發
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備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
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
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
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為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
月朱子云某不敢信蹈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
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月為春也汪氏名克寬字

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莊閔僖是也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叔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于諸侯之國

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晷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
弟出入誅敘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
乎不辨妝衾者猶不當尓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
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尓獨程氏䜘
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
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謂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
尓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非

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吳氏曰按例無有改守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
如此時隱公之母寔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
年書姒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
又不足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廬山陽氏
曰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非
經成而麟至矣茍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
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盡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于儒矣又不當躬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趍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置也

人同于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

精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緒緒可知則一源之道也
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强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爲聖强之亦不失爲賢故辨成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之内其一巡四

朝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来朝其寔只来一次

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

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

職盡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

邊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與分九州為

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為注

封山表以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

明白令曉如天象著明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
贖只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
眚災二句並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
所謂怙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
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即
重由重即輕語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
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
刑嚴為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為審酌恐其有所枉蓋
敬而又敬惟于刑為加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

戎百官誤亦自有法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寔非一時事說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為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為即位張本誤也

真合齋磁版